

玄幻小说经典系列

紫川

ZiChuan

老猪◎著

第6集

特兰攻歼

Te Lan Gong Jian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玄幻小说经典系列

紫川 ZiChuan

老猪◎著

第6集

特兰攻歼

Te Lan Gong Jian

凄婉的爱情和撼人心肺的战争兼而有之的大传奇

紫川、流风、林三大人类家族和远古魔族的生死存亡

连续三年保持点击过千万的网络人气巨作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紫川.6 特兰攻歼 / 老猪著. —南昌: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2005

ISBN 7-80647-945-7

I. 紫… II. 老…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5)第157071号

版权所有 不得翻印

紫川六 特兰攻歼

著 者	老 猪
责任编辑	王 子
特约编辑	许 彬
出 版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地 址	江西南昌阳明路310号 330006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辽宁时报新华印刷业有限公司
开 本	710毫米×1000毫米 1/16
字 数	200千字
印 张	12.875
版 次	2006年3月第1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7-80647-945-7/I·596
定 价	20.00元





新书预告

紫川秀

与帝林、斯特林同为紫川家族三杰，紫川家族前任掌权人紫川参星的养子。他放荡不羁，不拘小节，热爱自由，武艺高深。被养父的女儿、家族的接班人紫川宁所深爱，也和家族死敌流风家族女统领之间“剪不断，理还乱”。后来自远东起家，成为了“光明王”。

斯特林

紫川三杰之二哥。紫川家族最杰出、得力的战将。为人正直、坦荡，忠于家族和友谊，有责任心，有英雄气概，是个几乎没有缺点的优秀男生，但却深深爱恋着家族的敌人：魔族公主卡丹，最终为了家族利益而牺牲了自己的爱情。被后世称为“紫川虎”。

帝林

紫川三杰之大哥。容貌俊秀，玉树临风，但却残忍、嗜血、冷酷。他野心勃勃，意气风发，为了目的可以不择手段，为了朋友也可以不顾性命。他是紫川三杰当中性格最为复杂和多面的一个，也是难得的军事人才。被后世称为“修罗王”。

新书预告

紫川宁

紫川家族前任首领紫川参星的女儿，是家族的第一顺位继承人。她是一个纯洁得像碧玉一样的女孩子，却悲剧性地爱上了父亲的养子、浪荡的紫川秀。

卡丹

魔族公主，权倾大陆的神皇陛下的爱女。在被紫川家族俘虏期间，与紫川宁亲如姐妹，同时苦恋敌军将领斯特林。为了这段注定没有结果的爱情，为了挽救爱人的性命，她作为两军交战的人质，痛苦地回到父亲身边，嫁给了魔族大将云浅雪。

大鹰神皇

魔族的最高统帅，有着谜一样的来历。他精通人类语言，机敏过人，武功深不可测。在帝国历780年的战争中战胜了人类，是人类长期与之抗争的头号敌手。

新书预告

卡
顿

魔神皇长子，王位继承人。骄横有余，才智不足。

卡
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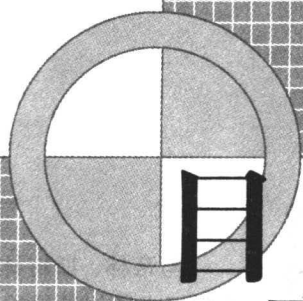
魔神皇次子，窥视王位。狡猾、狂妄、不可理喻，人称“疯狗兰”。

云
浅
雪

出身魔族皇贵族家族，魔族的重要战将，羽林军首领卡兰的心腹。被神皇认定为爱女卡丹的未婚夫，后与卡丹成婚。

流
风
霜

紫川家族西侧之敌流风家族的小女，天才骑兵将领，是一位没有名分却拥有最大实权的大统领。她与紫川秀眉目传情，相互仰慕，联手抗敌。他们的恋情能不能有结果，现在谁也不知道。



目录

第一章	死里逃生	1
第二章	魔族叛将	18
第三章	特兰战役	33
第四章	全线反攻	72
第五章	魔族内乱	105
第六章	艰难停战	127
第七章	祸起萧墙	152
第八章	惨遭兵败	176

第一章
死里逃生

帝国历782年6月23日，远东杜莎行省沙丘高地，远东起义军光明王军团宿营地。

朦胧的月亮已经升上了半空，荒郊野地上，竖立起了无数顶帐篷和树枝搭建的小棚子，像是在平地上忽然出现了一片林子，光明王进攻特兰要塞的主力大军正在此地安静的休息。泛黄的沙地像是镀上了一层金，在一座又一座营帐之间的空地上，棉絮似的薄雾被风吹着，一切都变得朦朦胧胧。经过一天辛苦的行军跋涉，士兵们在打来水喂完战马后早已经睡下，各个营帐中响起了忽高忽低的呼噜声。安排值夜的哨兵们也无精打采地围坐在火堆前打着瞌睡，空旷的原野则静得吓人。

中军大帐篷内依旧灯火通明，在接到西南军团长官明羽失利的报告后，紫川秀翻来覆去难以入眠。他干脆起来继续完成那份写了一半的作战训令：“……经过六个月同敌人强大兵力顽强而残酷的搏斗，我军在各条战线上都取得了相当的成就，各军团歼灭了装备精良魔族

地方守备部队与野战部队的大部分。鲁帝军团实质上已经丧失了大部分的突击力量，而且也逐渐丧失了以其兵力对我军进行反击的能力，远东军已经收复了国土的百分之七十以上，已经摆脱了被动的游击逃亡局面，转而控制了战场的主动权。我各军团指挥官应该适时主动地将战争形式转向顽强的防御和积极的进攻！”

煤油灯小小的火种轻轻地跳跃了一下，紫川秀停住了笔斟酌了一下，又继续写下去：“形势是乐观的，但我们绝不能就此掉以轻心。要清楚地认识到，远东的解放是一条很遥远的道路，我们还要经历无数的苦战和艰争。首先，在西南前线，魔族的凌步虚军团对我占领区侧后构成了很大的威胁。魔族军曾两次对古迪撒行省发动进攻，遭到了我西南军团的坚决抵抗。凌步虚是一员十分灵活的指挥官，他的作战具有高度的弹性。凡是他的骑、步兵遭到我正规军和地方游击队有组织的坚决抵抗的地方，他就抛开这个地段，转向其他方向，寻找我防御中的薄弱环节进行突击，然后穿插渗透，在部分地段上制造局部兵力优势，实施包围歼灭。再者，凌步虚用小规模的全骑兵机动部队进行长距离的突击，袭击我们的粮仓和辎重车队，屠杀我们的平民和村庄，然后在我军保卫武装进行有组织的抵抗之前，敌人机动部队已经转移。初次面对这种灵活而残酷的战术，我军付出了不应有的损失。”

紫川秀考虑了一下，把“不应有的损失”划去，代之以“很大的代价”。这样是为了照顾明羽的自尊心。在马兰湖一战中，凌步虚利用小股部队引诱马兰城的半兽人守备队离开城池，然后在马兰湖一带全歼了该守备部队——五千多半兽人战士战死，四个团队失去了战斗力，部队番号从此消失。但损失并不仅于此，趁着马兰城守军被歼灭，防线上出现缺口，凌步虚趁机攻进城里，一把火烧掉了半个马兰城，城中储备的粮草全部被他缴获走了。

想到自己用辛辛苦苦积攒了半年的黄金，好不容易从家族内地购买来的粮食，最终却喂了凌步虚和他部下的绿毛鬼，紫川秀差点想把明羽活生生地掐死。抑制了下愤怒的心情，紫川秀尽量用冷静的语句继续写作战训令：“鉴于此情况，大本营坚决要求西南军团所属各部队以及地方民兵、游击武装均应在防御前沿主动出击。为此，应该

不停地进行侦察，广泛地设立观察哨卡并辅以多样的交通线。前沿部队指挥官切不可满足于被动防御，应昼夜派出小分队和小集群袭击敌人的营地、指挥中心、粮仓、仓库等重要战略目标。对敌人的哨卡、巡逻队以及机动营地实施出其不意的打击，破坏其后方，使敌人不得安宁。尤其注意消灭敌人的骑兵部队，以便限制敌人大规模突进我军的机动力量。另，大本营建议西南军团指挥官注意兵力的有效配置。就以往三个星期的战斗来看，处于防守姿态的西南军团将兵力分配得过于平均和分散了，难以形成对敌人有效的打击力量，故在战斗中处于被动状态。建议西南军团指挥部考虑将分散于沿战线一带的三十六个城市和六百一十三个村庄中的驻守部队进行集中，组建两个到三个规模较大且具相当战斗力的野战集群（十到十五个团队为一集群，驻地可由军团根据实际情况自行决定）。另外筹建若干全骑兵机动纵队（两列三团队），该机动部队将用于侦察、大规模骚扰敌人后方以及拦截、消灭敌人的骚扰部队。各部队原驻守地区，除有粮仓、指挥中心、重要矿产中心等需要重点保护的战略目标外，正规部队撤离后，防务原则上移交给地方政府组织的民兵、游击队、自卫队来接管。”

紫川秀非常烦恼，明羽在凌步虚手上已经吃了几次亏了。今天被吃掉一个团，明天又被拿走一座城，这样零碎地打下去，虽没有决定性的大会战，但损失加起来也相当可观。紫川秀曾考虑过换一员将领，但白川和罗杰都各自统帅大军在执行任务，此时不宜抽调他们。半兽人将军布兰倒是智勇双全，只是对付凌步虚这样经验丰富的老手，他还太嫩，换他去，未必能比明羽更好。明羽怎么就不想想，把他分散在那十几个城市、几百个乡镇里的守备队集结起来的话，足可以组织十万人、三个整编军团，可以使他在总兵力凌驾于凌步虚之上，足可以威慑敌寇保卫整个西南战线了。

想了下，紫川秀又加上一句：“在尚未建立地方政府和地方武装的地区，正规部队应组织地方居民进行民主选举，选出地方政府，待地方政府控制住局势并组建起足以维护本地区安全的武装力量后再行撤离。鉴于西南战线的重要性，大本营拟从东南军团（罗杰军团）和本营预备队军团（紫川秀直属军团）中抽调力量增强西南军团的力量。增援总计有：佐伊一六团、佐伊一九团、佐伊八九团、哈特三三



团、龙人四团，及秀字营之九、十、十一、十二四大队。以上部队将在6月底之前全部划归西南军团指挥。”

写完这一段作战训令，紫川秀放下笔来，长长地舒了口气。

“凌步虚，王国一流的名将。”紫川秀轻声地喃喃自语。他打开帐篷的帘子到外面伸伸懒腰舒展身子。远远近近的一切都沉浸在静谧的夜色中，仿佛连大地都在沉睡，习习夜风扑面而来。

天上的星星显得更高了，黑暗更加浓重。

他又回到帐篷中来，却仍没有睡意，心头像梗着点什么事似的觉得不自在。当年在魔族军中的时候，凌步虚那双精光四射的眸子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第一眼紫川秀就看出来了：那是个极其聪明干练的人。凌步虚的战斗经验十分丰富，明羽虽然也是自己麾下屈指可数的防守型好手，但凌步虚经验的老辣不是他所能比拟的。他计算了下，加上了增援部队，明羽手上的力量应该可以和凌步虚持平，紫川秀并没有奢望明羽能战胜对手，只是希望明羽不要输得很惨，维持住战线，拖住凌步虚就可以了。

在他的计划中，现阶段的目标分三步。第一步是先全力铲除掉鲁帝的残兵败将，夺下魔族在东部最后的据点——特兰要塞。这样，起义军在东部就有了一个坚实的防守堡垒。接着留下一员可靠的将领，比如说白川，镇守特兰要塞。

第二步，将远东军的主力掉头西向，与凌步虚决战，力争尽快将其部队击溃。

第三步，击败凌步虚后，远东境内便基本肃清了魔族的大部队，除了由少量部队进行境内的治安和剿匪工作外，接下来可以将防卫的重心放在东部。紫川秀打算以特兰、沙加等几个大的要塞为要点，重建远东的东部防线。

当然，紫川秀想，等到可以御敌人于国境之外时，自己就可以将精力放在国内的建设上面。战争时期荒弃的耕田要重新耕种，要进行土地的平均分配，要建设工矿业，要从家族内地引进远东自己的工厂和技术——用不了五年，自己曾向布丹长老许诺过的新远东就将要出现了！

当然，这一切得有个前提，就是魔族不再向远东派遣新的镇压部

队，起码在自己击败凌步虚之前不要派遣，否则，自己将重又陷入东西两线作战的困境。紫川秀也知道，要魔族国王眼睁睁地看着他手边的肥肉被人夺走而不作声，这是根本不可能的。但既然魔族王国的高层在一年多的时间里都没有对远东的反叛做出反应，也没有发现新出现的镇压部队，这令紫川秀产生了一丝希望：也许奇迹会出现呢？

等到新远东建立……紫川秀心头不禁泛起一阵悲哀：此生已经注定孤独了，再多的丰功伟业，又有什么意义？他记得，在那些最绝望的日子里，为了排斥心头那荒漠似的空白，自己玩命似的战斗，身先士卒，策马冲锋在全军阵头的最前面，近乎疯狂地冒险。无数箭矢“飕飕”地从耳边擦过，用体验那生死边缘的极度刺激，来使自己忘却孤寂，并且以此为乐。他意识到，战争初期自己那种幼稚得令人心碎的心情，已经变得一去不复返了。他变得冷酷无情，怀着冷漠、蔑视的心情拿自己的生命当儿戏，虽然赢得了部下们的尊重，但只有自己知道，这不过是一种自暴自弃，一种失去挚爱之人后，绝望地想自寻死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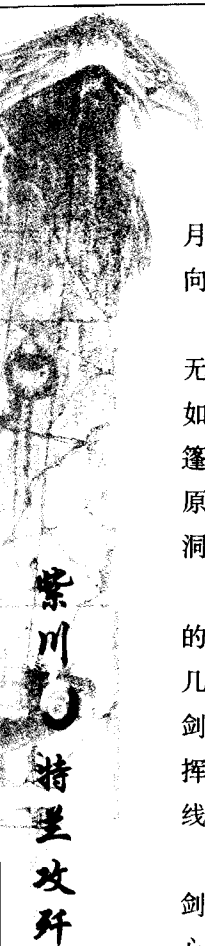
隐隐地，他泛起了一丝恐惧：当有那么一天，真的驱逐了魔族，恢复了远东的自由，自己将何去何从？到哪里再去寻找这种出生入死的刺激来使自己排遣寂寞？哪里还有新的战场可以让自己忘却悲痛？或者，难道，曾经叱咤风云的伟大的光明王，他的下半辈子就要在酒精的浸泡中度过了吗？自己会变成一个浑身酒气、口齿含糊不清的乖张老头，每天最大的事业就是调戏稍有姿色的女招待？

紫川秀嘴角露出一丝冷笑：与其这样慢慢糜烂沉醉，倒不如在与魔族的战争中壮烈地战死——当真相大白，消息传回帝都的时候，她还会不会为自己痛心？

夜已经很深了，外面传来了孤独的荒外野狼的鸣叫声，声音凄凉又悠长。今天大军一气走了四十多里路，想到明天还要继续赶路，紫川秀收回思绪，打了个呵欠摊开了行军毯子。忽然，他住了手：帐篷外传来窸窸窣窣的布帘响声和轻微的脚步声。

紫川秀反手按在了腰间的洗月刀上，出声问：“谁？”

“光明济世。”一个清朗的男声隔着门帘回答，正是今晚的安全口令，“殿下，我是布兰大人派来的传令兵，有紧急军情求见！”



“永照大地，请进。”紫川秀回答了口令的下半截，白光一闪，洗月刀无声地出鞘，紧紧握在手中。他目光炯炯地盯住了帐篷门帘的方向，眼睛一眨不眨。

“滋”！突然响起一阵撕裂耳膜的尖锐刺响，厚帆布的帐篷门帘无声无息地被击个粉碎，碎片迎风卷进了帐篷中，片片锐利如刀。犹如平地里忽然出现了可怕的风暴，无数的光点像雨点般倾泻进了帐篷，剑气如同风暴般席卷一切，一阵密集的“哧哧哧”响声，紫川秀原来站立位置后面的帐篷壁上已经出现了无数的洞眼，蜡烛的光亮从洞眼里斑斑点点地射进营帐外的黑暗中。

紫川秀来不及反击，就地一个翻身滚出好远，一脚踢飞了摆蜡烛的案台，营帐顿时陷入一片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暗。只听到“哧哧哧”几声尖锐的剑声和剑刺入钝物的声音，自己原来的座位已经中了无数剑。听风辨声判断敌人的位置，紫川秀在黑暗中像豹子般无声摸近，挥刀还击，耀眼的刀光在黑暗中一闪而逝，洗月刀在黑暗中划了个弧线，却意外地落空了。

几乎就在同一时刻，与其说看到，不如说是感到一股冰寒刺骨的剑气正在向他的胸口袭来，紫川秀机敏地一个闪身，躲过了这一剑，心里明白：是刚才落空的那一刀暴露了自己的位置。通过那剑的剑路，紫川秀再次捕捉到对方的位置，挥刀还击。

“叮”的一声刺耳的金属相撞声，刀剑在空中激烈地对接，蹦出了几点火花，俩人同时闷哼一声，接着是一片沉寂。

紫川秀屈膝半蹲在地上，用衣袖盖住了刀刃的锋锐闪光，一动不动。他屏住呼吸，压抑住全身的生机，闭上了眼睛，聚精会神，两只耳朵却像兔子一样竖了起来。营帐内笼罩着可怕的沉寂。透过营帐帆布的缝隙，可以听到，风在轻轻地呜呜着，静得让人心寒。

刺客还停留在帐篷中。现在双方的眼睛都没办法适应这一片的黑暗，只能依靠耳朵来捕捉对方的位置。对方从破门到偷袭杀人，自己从立即躺倒并且踢灭蜡烛，这一连串的动作全部发生在电闪雷鸣间，双方全都是以快打快，连看清楚对方面目的机会都没有。紫川秀知道，自己碰上了平生罕见的高手。对方的剑法太可怕了，剑光简直如雨点般倾泻，刚才一瞬间就同时刺出十几剑，放眼望去，剑光形成

了一个耀眼的光团，如云雾般向自己罩来，不要说见招拆招，他根本连哪一剑在先哪一剑在后都无法分辨。幸好自己反应迅速踢灭了蜡烛，否则不到几个回合，自己早就被刺得千疮百孔了。恍惚中，紫川秀有种感觉，这人的剑路和好友帝林有几分相似，但更快、更狠、更可怕！

沉闷的黑暗中充满了杀机，恐怖、压抑，像是绷得快要断掉的弦。面前的漆黑中隐藏着自己的大敌，军队就在咫尺左右，紫川秀却不敢发声求救：谁先发出声音暴露自己，势必会引来对方如同狂风暴雨般的攻击。而对于这种层次的高手，一击就足以致命了，自己绝对撑不到军队赶来解救自己。他的思维一片空白，紧张得脑筋都快断掉了一一这是种难以忍受的考验和折磨。背后，汗水已经湿透了衣裳，尽管紫川秀一再强迫自己要集中精神，但大脑已经在不由自主地胡思乱想了：这是哪里来的可怕高手？这么可怕的快剑，防守是守不住的，如果真的面对面比试的话，自己惟一的机会就是只攻不守，拼命跟他来个同归于尽了……

“嗒嗒”的脚步声传来，主帅营帐里的响声惊动了几个过路的值勤警卫。有人在外面很近的地方喊话：“我们是今晚的警卫，大人，您没事吧？”

紫川秀暗自欢喜：自己的人终于来了！他没有出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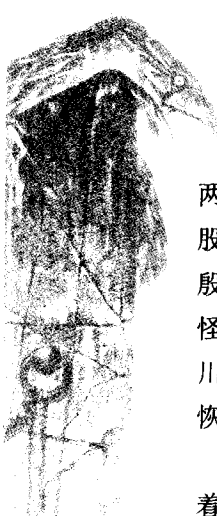
黑暗中的刺客也没有作声。

帐篷门帘处出现了火把的一丝光亮，一个半兽人卫兵举着火把走进了漆黑一片的帐篷中，大声地喊道：“殿下，我听到声音，你……”

紫川秀突然觉察不妙，他冒着暴露的危险猛然喊出声来：“不要，快出去……”

“哧”的一声轻响，半兽人卫兵整个僵住了，脸上表情古怪。火把昏黄的火光照耀下，他嘴角咧开，似笑非笑，像是看到什么非常荒唐的事情似的，手渐渐地松开了，燃烧着的火把掉到了地上。半兽人喉咙中发出“咯咯”的怪声，却是说不出来话来：一把锋利的剑从背后刺入，已经穿透了他粗壮的脖子，血淋淋的剑锋从喉咙部位伸了出来。

“嗖”的一声，剑被抽了回去。半兽人士兵踉踉跄跄地向前走了



两步，一头撞到了紫川秀身上。紫川秀急忙扶住他，手上却摸到了一股滚烫而黏稠的液体。半兽人徒劳地大口喘着气，捂住喉咙的伤口，殷红的鲜血大股大股地从手指里渗透出来，喉咙处发出了“咕咕”的怪声。他含糊不清地喊道：“殿下，小心……”向后一挣扎脱离了紫川秀的扶持，整个人仰倒在了地上，身体恰好压灭了火把。营帐中又恢复了一片漆黑。

“砰、砰”两声响，门帘再次被撞开，又有两个卫兵觉得不妙，拿着刀冲进了黑暗的营帐中，紫川秀再次发出警告：“小心！”

卫士一愣：“殿下您说什么？”他们从月光下忽然进入黑暗的营帐中，眼睛还无法适应这变化，一个幽灵般的影子却已经无声无息地贴在了他们身后。黑暗中，一道剑光如闪电般掠过，只听见“嗤嗤”两声轻响，接着就是两个士兵的惨叫：“啊——”

惨叫声在寂静的夜晚远远地传了出去，整个大营都听得清清楚楚。沉睡的起义军士兵纷纷给惊醒了：“那是怎么回事？”

“哪里来的叫声？”

忠实的士兵惨死在自己面前，自己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束手无策！那种挫折感使得紫川秀愤怒。他血脉贲张，热血上冲，视野里充满了一片红色，意识变得模糊，脑子混沌，只有一个声音在脑海中不断地回响：杀死他！杀死那个畜生！他能够感觉到，自己的身体正在发生一种奇妙的变化，整个身体变得滚烫，像是在火炉里闷烧似的，感觉器官数以倍增地灵敏起来。尤其是视觉，刚才还是伸手不见五指的漆黑已变成一片深红色……看到了，看到了：朦朦胧胧，一米外的帐篷边上，一个深红色的人影正一点点地逼近自己。

刺客无声地冷笑：如果这个光明王像刚才那样继续躲藏在黑暗中，自己又不敢点火把在黑暗中找他，而他的大批卫士正在赶来，拖延下去，对他是有利的。但没想到他那么愚蠢，看到几个士兵被杀就失去了理智，竟然主动出声暴露了身形。他悄无声息地接近了紫川秀所在的位置，一剑刺过去，又慢又稳，不带起一点风声。

“叮”的一声清脆的金属碰撞响，紫川秀身形一转，洗月刀在黑暗中分毫不差地架住了敌剑，钢刀顺势灵活地一绞，刺客手腕顿时一阵酥麻，险些拿不住剑。